大理日报
2025年6月16日 星期一 投稿邮箱/dlrbtg@163.com
本版责任编辑/王晓云 终校/何俊倬

乡愁大理

流苏花开

■ 张泽荣

风吹流苏起白浪，人间四月雪生香。进入四月，春更深了，鹤庆西龙潭畔的流苏花也如期盛开了。

提及流苏花，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这样的场景，西龙潭畔，鹤阳寺前，古树林里，几株百年流苏花高大苍劲，洁白无瑕的流苏花开满枝头，层层叠叠、密密匝匝，开得繁盛热烈，开得飘逸灵动，开得如梦如幻。

记得许多年前第一次看见流苏花的时候，那如春雪般的模样，那细碎素净的花朵，那温情脉脉的姿态，那似有似无的清香，瞬间便吸引了我，不由得心头一颤，有一种一眼千年的感觉。心想，怎么会有这么美的花呀，不经意间地一望就让人惊讶、让人欢悦、让人赞叹。一旁的同伴解释说，这是流苏树，因花瓣细条状极像流苏饰品而得名，在四月盛开时花朵清雅如雪，又叫“四月雪”，象征着纯洁与高雅。流苏，连名字都如此的诗情画意。从此，便深深地喜欢上了流苏花。

初春里，百花盛装登场、争相开放，姹紫嫣红、群芳斗艳，共同演奏出一曲春天的乐章。而流苏花却避开了喧闹，选择了笃定，呈现出淡泊安然，不紧不慢、不急不躁，直到大多数春花凋谢，直到属于自己的暮春时节来临，方才淡定从容地绽放出最本真的花朵。人间四月芳菲尽，流苏花开正当时。一树雪白，几缕淡香，流苏树宛如穿着白纱裙的女子，与蓝天白云相互映衬，以最朴素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的秀美，不禁让人心生欢喜。或许，流苏花才是春天带来的最美好的礼物。

流苏花先开花后长叶，花型优美、如雪似玉，花姿轻灵，小巧可爱，浑身没有一丝杂质，细长的花瓣如丝如缕向下轻垂，像是精心编织的流苏，一片片、一簇簇，洁净无尘，银装素裹，点缀着四周，远望如披霜盖雪，近看清新飘逸，开成一片白色的花海。不像牡丹一样雍容华贵，没有玫瑰般绚丽多彩，更无樱花那样娇艳欲滴，小家碧玉般的流苏花挨挨挤挤、相互簇拥，成群结队聚合在一起，显露出与生俱来的温婉细腻和柔美优雅，离尘脱俗却不失浪漫，不施粉黛而又诗意盎然，用独特的气质将春天的韵味诠释得恰到好处。

流苏花独特的香味和花色相得益彰，春风拂过，花枝轻轻摇曳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，隐隐约约、淡雅清新，比蔷薇稍加典雅，比桂花清淡几许，不浓烈也不张扬，不甜腻更不缠绵，和着清风飘然而至，刹那间便沁入鼻尖、沁人心脾，柔柔的、润润的香气直抵心灵深处，甜蜜怡人、温暖人心，盈盈花香像是在传递着春天的美好，袅袅余味让记忆增添了几许抹不去的气息。

西龙潭畔的古树林被流苏花所覆盖，白色的花海与红墙黛瓦的鹤阳寺交相辉映，虬枝遒劲的古树，如云似雪的花朵，流连忘返的游人，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，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。漫步流苏花下，和许多朋友不期而遇，有的带着孩子玩耍，有的携手爱人同行，有的陪伴父母散心，用最真心的言语、最真挚的表现、最真切的情感，在流苏花下享受着浓浓的亲情和爱情。花知我意，我懂花情。说起前来观赏流苏花的缘由，大家的想法出奇一致，在周末，在这人间最美四月天，与流苏花来一场浪漫邂逅，把节奏放慢下来，慢慢走，慢慢看，慢慢欣赏，慢慢爱恋，以优雅从容的姿态对面生活，在流淌的时光里静享快乐和幸福。

回到家，把拍下的流苏花照片一张一张欣赏了一遍，看着手机里保存着的美景，想起走过的寻常日子，内心就像流苏花一样，自然、纯粹，简单、素净。

夏雨繁花

苏字承 摄

萌叶催春

■ 张沙琳

初春，洱江边两岸的柳树，已然凭借着敏锐的感知，率先捕捉到春天的丝丝讯息。那细长的柳枝，在春雷的轰鸣中惊醒、在春风的吹拂中悠然摇曳，恰似绿衣仙子舞动的衣袖，灵动飘逸，轻柔曼妙，仿佛在为即将登场的春天，提前献上一支优美的序曲。

凑近细细端详，便能瞧见那一个个嫩绿的叶芽儿，正从褐色的枝条间，仿佛新生婴儿般，小心翼翼地探出脑袋、睁开双眼。它们对这个新奇的世界，满怀着懵懂与好奇，带着一抹怯生生的娇态，却又在骨子里蕴含着无尽的蓬勃生机。这些叶芽宛如星星之火，为已然沉睡一冬的洱江两岸，悄然添上第一抹清新而明亮的绿意，恰似一双温柔的小手，轻轻唤醒了大地母亲沉睡的甜梦。

不远处的公园，玉兰花以其高雅出尘的姿态，独霸枝头，在早春的舞台上大放异彩，令人们为之惊艳、为之感叹！繁华终有落幕时，此刻，枝头已然冒出星星点点的绿芽绿叶。这些绿芽绿叶恰似生命的接力棒，在时光的长河中继续书写。在阳光温柔的照耀下，它们奋力舒展着身姿，那嫩绿的色泽，宛如被春天这位丹青妙手精心调绘，每一片幼叶都带着毛茸茸的质感，为公园的景致，增添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希望，仿佛是不经意间洒落的一抹“春天的诗意”。

道路之畔，樱花与桃花刚刚结束了它们短暂却如梦幻般绚烂的花期。那如云似霞的花海，虽已渐渐在风中吹落消散，宛如一场美丽的梦境，但接踵而至的，却是满树翠绿翠绿的新叶。这些新叶如同青春的舞者，在枝头迅速生长，彼此交织缠绕，形成一片一片翠绿的帷幕，为人们带来全新的视觉盛宴。樱花与桃树新生的叶片在春风的吹拂下，悠悠作响，那声音，仿佛是它们为自己的茁壮成长而欢呼、在加油、在鼓劲，又好似在为春天倾情演奏一曲欢快的“生命乐章”。

无论是洱江边婀娜的柳树，还是公园里承载传承故事的玉兰花树，再或是道路旁边见证绚丽与新生的樱花和桃树，这些新叶，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，宛如奏响的生命号角，宣告着春天的盛大来临。它们是春天最忠诚的使者，怀揣着生命的密码，缓缓拉开了序幕，是为万物生长而演绎的一部“壮丽的乐章”。

在阳光慷慨而无私的照耀下，每一片叶片都闪烁着生命独有的光泽，嫩绿、浅绿、深绿相互交织，层次分明，宛如大自然这位“顶级画家”画笔下最为得意的作品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其无与伦比的美丽的画卷。

凝视着这一片片生机勃勃、欣欣向荣的景象，让人不禁涌起一股对生命的敬畏与感动。每一片新叶，都如同一个小小的希望之舟，承载着对新一年的憧憬与期待。它们在春风的轻抚中茁壮成长，在春雨的润泽下愈发葱茏，在阳光的照耀下奋力舒展，只为在这个充满美好与希望的季节里，绽放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璀璨光彩，共同绘就一幅生命的壮美画卷。

那时李桂科想，如果真有地狱，这就是地狱的样子吗？

虽然培训时看过很多麻风病人的照片，但是面对眼前的情景，他还是感到身体在微微颤抖。

看了半晌，他才低声说：“麻风病人的样子，真的可怕啊！”

丁文先股长说：“没事，凡事有个过程。他们都是人，凡是人，都生而平等。比起我们，他们更需要救治，更需要关爱！”

李桂科淌下了眼泪：“人生真是不易啊！上苍为什么要让他们忍受病痛的折磨呢？”

“人吃五谷杂粮，有七情六欲，就会有病，只不过发病机理不同。但麻风病，真是人间的噩梦。”丁文先也摇了摇头。

站在一旁的黄升东医生说：“以前我们都是病人管病人，现在你们这些新生力量来，山石屏的病人治愈大有希望。”

黄升东是昆明金马疗养院治愈的康复者。1981年之前，他是医生，在此管理着一百八十一名病人。

丁文先说：“黄医生，在山石屏，你劳苦功高。以后你还是要帮忙管起来。治疗的事，你还要做好传、帮、带，让这些年轻医生多干，让他们尽快成长。”

“丁医生，有什么需要配合的，您就吩咐。”黄升东搓着手说。

那天，丁文先带着李桂科他们开始对疗养院进行调查整顿，对一百八十一人进行体格检查，建立病历档案。此后，进入规范化治疗。

有个病人已年过六旬，在门前支了个小马扎，弓着腰，在那儿晒太阳。李桂科走过去，打开药箱帮他检查小腿上的溃疡。他用钳子一扒，皮肉发黑发紫，一扒就稀烂，有些白色的东西在里边蠕动。李桂科用镊子夹出来，竟是肥胖的蛆虫。麻风病人皮肤已没有知觉，甚至连蛆虫在里边都感觉不到痛痒。

看着眼前蠕动的蛆虫，李桂科胃里不禁翻江倒海。他急忙跑出去，找了个无人的地方“哇哇”大吐，把苦胆水都吐出来，感觉把胃肠都翻出来才作罢。他的眼泪止不住唰唰地顺着脸颊淌下。

吐完，仍旧得回去处理伤口。李桂科忍住呕吐问老人：“大爹，你伤口里都生蛆了，你不晓得嘎？”

老人抬起头，歪斜着眼睛说：“像我这样，人不人鬼不鬼的，死了，反比活着好。我巴不得赶紧死去，伤口烂不烂都管不着了！”

李桂科心里发紧。老人身体还没死去，但已心如死灰。身为医生，不仅要医病人的身体，更要医他们的心啊！

“大爹，您放心。我们肯定能治好您的病，您还要安享晚年呢！”李桂科说。

老人说：“也只有你们，共产党派来的医生来看看我们。自古以来，得了麻风病，就没有治好的。村里要我们走，老婆和我离婚，娃娃嫌弃我们。你说，这活着又有球意思？”

“大爹您别这么说，等你的病治好，我们就去您老家和村上说，让娃娃把您接回去！”

李桂科满脸是泪，他真想找个地方号啕大哭。

那天，当李桂科和同行的几位医生离开麻风院时，那些麻风病患者眼巴巴地望着他们，那种目光里，有疼痛、有乞求、有不舍、有希望，有着太多的内容。

老人拄着拐杖将李桂科送上渡船。他的眼里流出了泪水，他问：“李医生，你们还会再来吗？”

“大爹，明天早上我们再来！”李桂科说。

“你可不能哄我，明天还要来嘎！”老人哽咽着说。

丁文先说：“我们明天又来，莫哭，莫哭，你的病肯定能治好！回吧，回吧！”

李桂科突然跳下船，搀扶着老人转回麻风院。看老人坐下，才又折回渡船上。

“不错，你这小伙子心善！”丁文先向他竖起了大拇指。

那天晚上，李桂科吃不下饭，喝不了水。想起腐肉里的蛆虫他就胃翻，想起老人的神情他就心痛。

住在茄叶村的庄房里，他睁着眼盯着楼楞上的蜘蛛网，直至天明。

天亮后，他们又挎着药箱，走在通往山石屏的小路上，这截路有五公里。

洱源县的麻风防治医生，除了李桂科之外，还有丁文先、张开武、杨德昌、严云昌、朱占山、胡正清、许玉梅、王汉喜、杨云虎等人，他们或长或短，都为洱源县的麻风防治付出辛劳。在采访李桂科医生的过程中，他多次提起这些朝夕相处的同事，并要求在写作过程中，要提及这些同事的业绩。其中朱占山医生于2015年7月31日去世，丁文先医生也已于2021年去世，遗憾未能采访。其余大多麻风防治医生，都作了交流。

连载㉜

蝉蜕 | 一单

树影梳理清秋暮色
三两笔着墨
勾勒
宋词里的温婉
寒蝉声
跃然纸上

胸腔藏着整座鼓楼
年轮在木纹中一圈圈晕开

而所有喧哗都沉入泥土
那些透明的蝉蜕
正在枝头凝成
残卷古籍里的句读

最后的梨园 | 紫箫

尽管夏日的羽翼里
还藏着一枚枚青涩的果实
时间　等不及它们成熟
便会将命运的枝柯
一并连根掘起

死去的松鼠
会被埋进深深的落叶
活着的松鼠
被迫去寻找新的乐园
蜜蜂追逐花朵去了远方
获救的小蛇不知所终

那些关于四季变迁
关于山地的故事
会被写进大山的连载
在明暗山色里流动

倘若那只白狐
踏月而来
她是否还能找得到
松龄先生的小屋

雨中大理 | 王子文

窗台上新绿的青苔
与苍山连成一片
朦胧的雾霭
让我看不清
是哪个山坳里早已生出了蘑菇
于是我勾起身子
却猛然发现
大街小巷里
到处开出了蘑菇
它们在雨丝中欢快地跳舞

趴在桌上小憩
窗台的雨滴
滴答声把我叫醒
你看窗外
玫瑰开得那么娇艳
红灯下的汽车
在她情话中
羞红了脸

大理诗本

（四）

■ 海男

从洱海民居中走出的恋人

世界需要孤勇者去征服自己荒漠般的浩瀚
在火里熔炼成蓝色，是的，往苍山走吧
我会在潜意识中飞行
如果我还年轻，我幻想着
他们手牵手一起走，这是恋人的场景
追忆梦中的马蹄声。女子走出来
那男子，站在客栈门口仿佛
那女子，散发出热烈的气息
我途经处，是一对男女住进去的客栈
有一群中年男子正冬泳洱海
忽必烈征伐的大理国。我途经处
我途经许多古老的驿站，拴马的石头
翡翠色翅膀。此刻，我途经风的洱海
是另一双飞翔在苞谷荞麦地上空的
某些恋人的元素。男女是一双翅膀
像是在唱歌，又像是带你去寻找
灰鹤们的羽毛，擦着耳朵
带着水草和红嘴鸥，还有骨顶鸡
风来了，洱海边的风
就已经来到了大理。走出高铁站
看北方平原上的玉米秆笔直地上升
他们乘高铁的速度，还来不及
来一场恋爱吧，从很远的镜头下
看见了洱海边的白墙青瓦和照壁
他们拖着行李箱在一个黄昏
选择以洱海苍山为背景来谈一场恋爱

（中共大理州委宣传部 编）]
[摘自《美好生活 诗意大理》

本报地址：大理市太和街道榆锦路1号　总编室：0872-2121515　综合办公室：0872-2223774　广告服务：0872-2121525 2139222　邮政编码：671000　广告许可证：大工商广字001号
定价：378元/年　零售每份1.5元　大理天龙印务广告有限公司印刷（地址：大理市凤仪创新工业园区　电话：0872-2511268转8113）　发行：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大理州分公司